

从“画图”到“美术”：清末民初学校美术课程设置研究

李海萍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清末民初学校的美术课程以教会学校之“借学布道”发轫,经历了清末之从“画图”到“图画”、民初之从“图画”到“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美术强调审美意境而非器物之用。随着学校美术课程的逐步完善与普及,其以美育人的功能开始苏醒,美术课程设置亦是历经了从实利功用到美育功能,即“由器至道”的演变。

关键词:美术;课程设置;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8)06-0072-07

中华民族的美术教育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宫廷就设有“黄门画工”和“尚方画工”;唐时,翰林院中又设有善画的翰林待诏;公元935年,后蜀所设翰林图画院则可视作建制较为完备的“宫廷画院”;之后经历南唐至宋徽宗时,翰林图画院已甚为鼎盛。但无论是“黄门画工”、“尚方画工”,还是翰林图画院,都并非专门的美术教育机构^[1]。清末以前,传统美术教育主要沿袭“父子相传、师徒相授”模式,历朝历代兴办的官学、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里鲜有美术教育内容。

“美术”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王允的《论衡》第十一卷,而近代新式教育意义上的“美术”则是由西方引进翻译而来^[2]。现在已知的美术课程设置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它是中国近现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开始,也是我国美术课程设置之滥觞。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1840—1937年)^①学校的美术课程设置为对象,力图深度剖析其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所蕴含的教育哲学理念。

一、“借学布道”：清末学校美术课程设置之发轫

中国近代学校美术课程之肇端,始于教会学校。重视美术并开设美术课程,是教会学校之一大特色,也是其“借学布道”必不可少之教学内容。

早期的教会学校“仅仅作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真正目的不是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皈依基督”,即作为宣道的辅助手段^[3]。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西式美术教育也逐渐在中国形成气候(见表1)。据现有文献记载,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堂所办的图画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西洋美术教育机构。由于“前清时代,外人所经营之教育,不脱宗教主义”^[4],所以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法训练以外,还必须学习与教会相关的宗教故事、教规、礼仪、规范。该馆“教授科目分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等,以临摹写影、人物花卉居多,主要都是以有关天主教的宗教画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5]。但土山湾图画馆作为美术教学的模式之一,只是美术技能传授的原生态形式,并未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所以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教育。

1877年5月,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在上海举行并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历经多次会议商讨最终决定筹备编写包括声乐、器乐和绘画科目在内的两套中文教材,以应当时教会学校的需要^[6]。不少教会举办的中小学也都陆续开设了图画类课程。随着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以上”^[7]。教会学校中的图画课程在更大范围内开设,也开始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在中国近代史上,

收稿日期: 2018-06-08

作者简介: 李海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教会学校确实开近现代学校美术教育之先河。

表1 清末教会学校美术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开设时间/年	教会学校	美术课程
1860	徐汇公学	图画科
1891	登州文会馆	测绘学
1892	上海中西女塾	美术课
1899	杭州惠兰中学	图画(副科)
1900	徐汇女中	图画
1903	震旦学院	图绘(质学科之附课)
1904	华童公学	图画
1904	启明女校	图画
1907	天津中西书院专修科	图绘测量
1908	圣玛利亚女书院师范科	图画学

二、从“画图”到“图画”：清末学校美术课程设置之西风东渐

与传统美术教育不同的学校美术教育,在我国肇始于清末的新式学堂。其时,“格致、画图、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8]。美术(“画图”或“图画”)开始被列为学校课程,成为清末新式学校的重要科目之一。

1. 洋务运动时期: 从传统师徒相授到学校“画图”教育

19世纪60至90年代,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开展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9]为此,测量绘图制图类课程在新式学堂应运而生。

1867年,左宗棠创设的福建船政学堂谓“造船之枢纽不在运凿杆椎,而在画图定式”,设绘事院一所。“内分二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10]后成立了艺圃,开设画法几何、制图等课程^[11]。这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中最早开设的“画图”性质的课程。随后,同类学堂纷纷效仿,称谓也不尽统一(见表2)。其开设“画图”课之目的,正如时人言之:“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建造船体,就得懂得透视绘图学,也就是几何作图。”^[12]即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识图、绘图的能力。

分析这一时期的课程史料,“画图”类课程主要有“绘图”“制图”“测绘”“图绘”“机器图”等。用图说的形式阐释机器制造之理法,成为当时西学或西艺东渐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正如《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所言“其制造之次第,始则考究图说,以意参酌,绘画图样;脱稿之后,有总有分,仍照

尺寸推展,画图于木板上。木工仿造木样,铁工范土成模,乃能熔铁鼓铸。”^[13]。虽然这些课程称谓不一,但它们作为学堂“西艺”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都带有讲求实用的技术特征,为“中国近代工业设计教育之萌芽”^[14]。

表2 洋务运动时期各学堂“画图”类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开设时间/年	开设学堂	课程名称
1867	福建船政学堂	船图、机器图
1870	上海广方言馆	绘图
1874	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	绘图
1890	江南水师学堂	绘图诸法、推算绘图诸法
1895	天津电报学堂	制图
1895	天津中西学堂	笔绘图并机器绘图
1895	上海格致书院	图画法、运规画图法、静重学画图法
1896	湖北武备学堂	绘图学
1896	江南陆师学堂	绘图
1897	浙江武备学堂	测绘
1898	直隶武备学堂	测绘
1898	山西武备学堂	图绘

纵观洋务运动时期的学堂“画图”教育,学习西方技艺依然是其主导目标,这对于“重道轻技”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而言,不啻是一个颠覆性的变革^[15]。这一时期,学校美术教育主要表现为一种“画图”教育,实际上是职业技术教育的组成部分,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美术教育;它突出的是技法的传授和技术的培养,其“教学导向主要在于科学而非艺术”^[16],主要强调实用性而不是美术的审美意义。

2. 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时期: 从“画图”到“图画”

继洋务运动之后,主张“中西并举、政艺兼学”的维新派同样基于实用目的而强调开设“画图”课程的重要性。如康有为指出:“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17]“画图”的实用性价值在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由此形成了新式美术教育的萌芽。如早在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即开设有图画法(矿业)、运规画图法(电务、测绘)、静重学画图法(工程)^[18]。1898年,近代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创办,其学生“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19]。同年,广州时敏学堂创办,开设的科目亦包括图画课程^[20]。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章程中设置了“图画”科目^[21]。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但未及执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并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近现代学校美术教

育的正式开端^[22]。自此,“图画”课程正式进入学制体系(见表3)。1909年,清政府学部颁布《检定小学教员章程》,规定“图画”教员的考试科目为自在画、简易几何画。1910年,《学部奏颁布初等小学教科书折》显示,颁布的教科书包括手工、图画、体操三种共37册^[23]。1911年,学部颁布《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章程》,规定任教“图画”科目者须应试的主要科目为自在画、几何画、投影画、铅笔画,须应试的补助科目为东西洋美术史、审美学、算学^[24]。

这一时期,上下奋兴图存,有志教育之士亟亟兴学,“图画”课程基于实用目的走进各级各类学堂,“俾多求得技能之途径而已”^[25]。从教学内容上看,从“壬寅癸卯学制”时期的“简单之形体,亦参用实物写生”^[26],发展到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以己意画之”;从课时安排上看,随着教学内容门类的增多,学时不断减少,如从《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的每周3小时减少到《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每周1小时(第四年);

表3 清末学校美术课程设置相关教育法规一览表

时间/年	法规名称	相关内容	意义
1902	钦定小学堂章程	“图画”在寻常小学堂不作为必修科目,在高等小学堂为必修科目	“图画”正式进入学制,但未及执行
	钦定中学堂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	“图画”为艺科必修科目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图画”为预备科艺科、师范馆必修科目	
1904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	“视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图画、手工之一科目或二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为随意科目”	“图画”进入学制并得到实施,这是我国近现代学校美术教育的正式开端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奏定中学堂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奏定艺徒学堂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奏定译学馆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	“图画”为第二类学科(预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必修科目	
	奏定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	在工科大学各门中,皆开设“计画制图及实习”“计画、制图及实验”“计画及制图”或“自在画”科目	
	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	“图画”为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工业科必修科目	
	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初等农业学堂可酌加“图画”科目。初等商船学堂机轮科设“机器制图实习”科目	
	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图画”多为必修科目	
	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图画”多为必修科目	
	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	“图画”为工业教员讲习所完全科、简易科必修科目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图画”为完全科必修科目	
	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图画”为分类科学科之第三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学科必修科目	
1907	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图画”为女子初等小学堂“随意科,得斟酌加入”,为女子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	“图画”进入女子学堂课程体系,并开始注意到图画的审美意义
	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图画”为必修科目	
1909	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	初等小学堂“手工、图画仍作为随意科目,以存其旧”;小学简易科“手工、图画亦作为随意科,与初等小学堂一律办理”	“图画”在学校的正式课程地位继续巩固
	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	“图画”为文科、实科通习科目	
1910	学部奏改订两等小学堂课程折	“图画”为初等小学堂随意科、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	
1911	学部奏改订中学堂文实两科课程折	“图画”为文科、实科通习科目	

从培养目标上看,从最初的“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由教员指授画之,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发展到“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再到“养成其尚美之心性”,提出“图画”的审美意义。

三、从“图画”到“美术”：民初学校美术课程之定型

1912年7月,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在审议教育宗旨案中提出“至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27]由此,先后制订了有关美术教育的一系列学校教育法令^②和规程(见表4、表5)。

1. 确立“图画”课程的必修科目地位

1914年5月,《教授要目编纂会规程》公布,并明确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科书之教授要目编纂类别共计17科,其中图画科为第12科,并规定了充任编纂员必备之资格^[28]。这是最早对“图画”教科书

进行编写规定的正式文件。同年12月,《教育部咨各省师范及小学注重国文手工图画音乐》指出“各种教科关系美育者,惟图画音乐文学三者为最紧要”;“嗣后各小学校务宜设法加课,以期完全,即遇有万不得已时,亦须呈明监督官署得其许可”;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对于此项学科,宜与他科切实讲求,毋得稍有偏畸”^[29]。同时,也继续对小学美术教员之检定进行规范。如1916年4月28日,《检定小学教员规程》公布并规定“图画”教员之试验科目程度与师范学校第一部课程相准,且须并试教育学及受验科目之教授法^[30]。

这一时期,学校“图画”课程设置在教学内容、课时安排、培养目标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与清末实用主义导向相比,“图画”课程发生了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扩大了其内涵范围:不仅注重绘画技术,而且开始注重美的陶冶,强调“图画”课程的“美育”功能。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将美育列为“今日之教育所

表4 民初(1912—1922年)学校美术课程设置相关教育法规一览表

时间	法规名称	相关内容	意义
1912-01-19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初等小学校“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图画”为必修科目	各级各类学校(除初等小学校外)均将“图画”列为必修科目
1912-09-28	小学校令	“图画”为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之必修科目,遇不得已时,初等小学校可暂缺	
1912-11-22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	“初等小学校首宜授以单形,渐及简单形体,并使临摹实物或范本;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诸种形体,并得酌授简易几何画”	
1912-12-02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图画”为必修科目	
1912-12-10	师范学校规程	“图画”为预科、本科之必修科目	
1913-01-12	大学规程	在工科各门中,皆开设“计画及制图”“计画制图及实习”“机械制图”或“机械计画及制图”科目	
1913-02	蒙藏学校章程	“图画”为预备科之必修科目	
1913-02-24	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图画”为预科之必修科目及本科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之必修科目	
1913-03-19	中学校课程标准	对教学内容分学年进行了规定	我国第一个中学校、师范学校
1913-03-27	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对教学内容分学期进行了规定	和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1913-08-04	实业学校规程	“图画”多为必修科目	各类学校规程
1918-06-20	蒙藏专门学校规程	“图画”为附设中学科之必修科目	对“图画”必修科目地位的
1919-03-12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图画”为本科理科、家事科之必修科目	确认
1919-05-24	女子中学校课程标准	“图画”为必修科目	我国教育史上
	女子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图画”为必修科目	第一个女子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表5 民初(1923—1937年)学校美术课程设置相关教育法规一览表

时间/年	法规名称	相关内容	意义
1923	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 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要 初级中学图画课程纲要 高级中学课程总纲	形象艺术 ^③ 为小学校必修科目,艺术科(图画、手工、音乐)为初级中学必修科目 教学内容为欣赏、制作、研究 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授、实地观察和实技练习 普通科第二组(以升学为主要目的,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分科专修的必修科目开设有用器画 ^④	小学“图画”课程改称为“形象艺术”课程;首次将“欣赏”列为美术的学习领域之一,开始强调审美教育
1929	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总说明 小学美术课程暂行标准 初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说明、初级中学图画课程暂行标准	画图为工作(七大课程范围之一)内容之一 “美术” ^⑤ 为必修科目。教学内容为欣赏、制作、研究 “图画”为必修科目。教学内容为观察和欣赏、实习、考案	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小学“形象艺术”课程改为“美术”课程,第一次由国家颁布美术课程标准
1932	小学课程标准总纲、小学美术课程标准 初级、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总纲 初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 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	“美术”为必修科目,美术、劳作二科,在低年级,得合并为工作科。教学内容为欣赏、发表、研究 “图画”为必修科目 教学内容为观察与欣赏、实习 教学内容为研究与欣赏、实习	高中开始设立“图画”课程,结束了我国高中不开设“图画”课程的历史
1932	师范学校规程	“美术”为必修科目	各类学校规程
1933	小学规程 中学规程	“美术”为必修科目,美术科在低年级可与劳作科合并称为工作科 “图画”为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必修科目	对“美术”必修科目地位的再次确认
1934	师范学校美术课程标准	教学内容为研究与欣赏、实习	课程标准基本定型
1936	小学课程标准总纲 小学低年级工作课程标准 小学中高年级美术课程标准 初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 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	“美术”为必修科目,低年级美术劳作统称为工作科,中、高年级美术单列 教学内容为关于食、衣、住、行、用、玩等的装饰布置及欣赏、制作与发表等 教学内容为欣赏、发表、研究 教学内容为观察与欣赏、实习 教学内容为研究与欣赏、实习	

不可偏废者”之一;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要求“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后又提出“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31],将美术教育提到了与科学相提并论的历史高度,认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32],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又提出“文化进步的国家,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32]。对于美术课程的价值,除了继续重申“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及“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掌握一定的美术技能外,还赋予了美术课程价值以新的内涵——美育,即强调“图画”课程培养学生“养其美感”“涵养美感”的审美能力。

2. 从“图画”到“形象艺术”再到“美术”:美育功能逐步凸显

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戌学制”)

颁布。1923年,《新学制课程纲要》公布,这是我国课程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我国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拓展了美术学科的学习内容,奠定了美术学科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以美育为主要目标的美术教育^[33]。《纲要》要求,“图画一科,对于理论、观察、实习三者均须注重;教授之际,三者相辅而行,处处皆应互相联络”^[34]。并将小学以往的“图画”课程改称为“形象艺术”课程^[35]。1928年2月,《小学暂行条例》又将“形象艺术”改为“美术”。1934年5月,《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规定,小学“美术”教员试验科目除美术外,还包括教育概论及美术教学法^[36];《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则将中学及师范学校“美术”教员试验科目明确规定为作画、美学概要、西洋画概论、透视学、图画教学法等内容^[37]。1936年12月,教育部公布《小学教员检定规程》,规定小学“美术”教员之试验科目除美术外,还须试验国语、教

育概论、小学美术教材及教学法^[38]。

这一时期,关于学校美术课程纲要、标准的一系列教育法规相继出台。在教学内容上,美术课程日益注重本体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科化倾向逐渐明显,且由重视操作实践开始转向操作实践与欣赏活动并重。在课时安排上,每周教学时数进一步缩短,到1936年,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图画课程标准》分别规定为每周1小时、0.5小时,共开设三学年。在培养目标上,继续凸显和着重提出美术课程的美育功能和生活化目标,从强调“增进美的欣赏和识别的程度,陶冶美的发表和创造的能力”,“增进赏鉴知识,使能领略一切的美,并涵养精神上的慰安愉快,以表现高尚人格”,“练习制作技艺,使能发表美的本能,养成一种艺术,而为生活之助”,到“继续培养美的德性与兴趣,增进关于应用艺术之制作能力,提高图画程度,为深造之预备,培养表现思想感情之创作能力,以促进新生活之实现”^[34]。1933年更是在《小学规程》《中学规程》中将“发展儿童审美兴趣”、“启发艺术兴趣”列为教育目标之一。到1936年,各级学校美术课程标准几经调整,我国近代学校美术课程设置基本定型。

四、启示:美术教育中的“道”与“器”

在课程设置上,清末之“画图”“图画”均为应用而设,其教育理念明显偏向工具性与实用性。随着美术课程的逐步完善与普及,其以美育人的功能开始苏醒。民国初期,不但开设有图画、音乐、手工等科目,而且均以美感为目的,“助记忆,平心情,迥疲劳之精神,推精密之事理,均将于美育是赖。故新式教育,图画、音乐等科,与他教科并重”^[39],且美术“为学校教育上比音乐手工更为重要”^[32]。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者,“体用”也。中国传统美术强调审美意境而非器物之用,美育功能则更倾向于此。反观当下之美术课程设置,在应试教育的功利导向之下,美术课程在课时安排和内容设计上都未能充分体现美术的育人功能,失去了一块“意义”与“意思”并重的教育领地。虽然很多教育工作者早已大声疾呼,但在功利教育的强势消解下终究归于无声。

蔡元培曾言:“图画,美育也,而其内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可以得世界观。”^[31]又有时人言之:“手工图画唱歌诸科,此类科目浅视之,似仅属于外部之技能,然教授果得其宜,则皆足以养成生徒勤劳、整饬、刚强、优美之诸德,及共同一

致之精神者也。”^[40]清末民初学校美术课程设置之变迁直接反映了美术教育的“实至名归”,而如何超越适应社会的工具性地位,更好地表达人的需求,实现美术课程“由器至道”的回归,是当代中国学校美术课程设置改革和发展历程中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注 释:

- ① 因为战乱时期的教育只是教育史中的非常态部分,本文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将研究的视野主要放在清末民初,这对我们将更具借鉴意义。
- ② 1915—1916年间,袁世凯为推行封建复古教育,还先后公布了《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预备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等,因不久即被废止或修正,故本文不再赘述。
- ③ 形象艺术旧称图画,但实际作业不单是手工图画。形象艺术于旧称图画之外,又有剪贴、塑造,仅以形象为教学目的,非美术全部。
- ④ 各种科目,每周上课一小时满半学年作为一学分,但体操、图画、实验室工作等无须课外预备者,应酌量折算。
- ⑤ 美术原名形象艺术,因为工用艺术的名称既改,形象艺术名称无独存的必要,而且内容也较扩大,故改定此名。

参考文献:

- [1] 刘娟娟.清末欧洲考察著述中的西方学校美术教育及历史价值[J].美术学报,2014(1):48-53.
- [2] 应宜文.20世纪初期中西美术教育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55.
-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17.
- [4] 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设施(节录)[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31.
- [5] 丁 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G]//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208.
- [6] 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86.
- [7]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19.
- [8] 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1906年3月25日)[G]//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46.
- [9]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70.
- [10] 王信忠.记福建船政学堂[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53.
- [11] 毕乃德.记福建船政学堂的分科及其课程[G]//朱有瓚.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65.
- [12] 日意格.船政学堂教学状况记[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75.
- [13] 冯焯光,郑藻如.上督抚宪稟(附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1870年4月3日)[G]//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84.
- [14] 张道森.中外美术教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40.
- [15] 黄厚明,王东民.中国近代学校美术课程的早期形态[J].美术研究,2014(3):48-53.
- [16] 林晓照.清末新学中“图画”课程的性质辨析[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6(3):34-43.
- [17] 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节选)[G]//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2.
- [18] 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纲目(1895年)[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8-193.
- [19] 拟 莺.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906-907.
- [20] 《人文月刊》记时敏学堂[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753.
- [21] 南洋公学附小章程[G]//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34.
- [22] 石 鸥,雷 熙.新中国美术教科书60年之演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3):5-16.
- [23]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G].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681,675.
- [24] 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章程[G]//李桂林,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2.
- [25]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6.
- [26] 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年8月)[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98.
- [27] 临时教育会议日记(1912年7月)[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98.
- [28] 教授要目编纂会规程(1914年5月25日)[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728-729.
- [29] 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27.
- [30]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51.
- [31]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3,7.
- [32] 俞玉滋,张 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43,44,211.
- [33] 胡知凡.对1923年中小学图画课程纲要的研究与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09(10):89-93.
- [34]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音乐·美术·劳技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6.
- [35]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9.
- [36] 李友芝.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二册)[G].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内部印行,1983:378.
- [37] 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1934年5月21日)[G]//张 援,章 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94.
- [38]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下)[G].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532.
- [39] 胡佩衡.美术之势力[J].绘学杂志,1920(1):7.
- [40] 范源廉.论教育当注重训练(1915年1月)[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12.

From “Drawing” to “Art”: A Study of the School Arts Curriculum Set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 Ha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 curriculum of th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initiated by the “Sermon by Education” of the church school. It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painting” to “draw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from “drawing” to “ar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emphasizes the aesthetic conception rather than the use of artifact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school art curriculum, the aesthetic function began to wake up. The art curriculum function had also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from the benefit to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art; curriculum sett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